

跋乾隆三十一年給暹羅國王勅諭

李 光 濤

民國五十五年夏，因清理內閣大庫殘餘檔案中之清代勅諭，查出「乾隆三十一年給暹羅國王勅諭」一件。此類勅諭，其外圍俱繪有龍紋，故在明清兩代，俱稱曰「龍邊勅書」。而今者暹羅一勅書，在清代檔案中，乃係惟一僅有之文件，是很值得公之於世的，爰將其全文抄錄如次：

（上缺「皇帝勅諭暹羅國王森」九字）烈□□□勅馬噶陸（約缺十四字）報禮酬庸，天朝之鉅典，寵章（約缺八字）暹羅國王森烈拍照廣勅馬噶陸坤司由提雅普埃屬在遐方，肅將誠悃，遣貢使丕雅嵩統呵沛等，恭賚方物入貢，深可優嘉。今特賜王文綺珍玩器皿等物，王其祇承嘉命，益懋忠忱，以副朕眷。欽哉。故勅。計開：賞暹羅國王禮物：上用粧緞四疋，補緞四疋，蟒紗四疋，補紗四疋，緞十八疋，羅緞八疋，紗十二疋，官用錦八疋。賞暹羅國王妃禮物：上用蟒緞二疋，補緞二疋，蟒緞二疋，補紗二疋，緞六疋，紗六疋，羅緞四疋，羅六疋。加賞暹羅國王禮物：蟒緞一疋，蟒欄緞一疋，片金一疋，閃緞一疋，錦緞二疋，大卷八絲緞四疋，磁琺瑯大小碟四件，青花執壺（壺字之誤）一對，均釉雙喜耳瓶一對，青花八卦雲鶴碗十件，藍地紫綠龍碗十件，青花靈芝茶鍾十件，五彩八吉祥鍾二件，霽青五寸盤四件，五彩蜚紋壽字五寸碟一件，磁琺瑯壺二件，均釉膽瓶一對，青花四足壺一對，青花小雙管瓶一對，霽青撇口碗十二件，霽青茶碗十件，五彩茶鍾四件，霽紅五寸盤十件，五彩壽枝蟠桃四寸碟五件，青花白地把蓮三寸碟十件，藍蓍草瓶一對，青漢玉松梅靈鳳雙孔花插一件，紫牙烏木座，紅白瑪瑙佛手雙孔花插一件，紫牙紫檀座，石盒硯二方，呆玻璃紙槌瓶二件，黃玻璃磬口碗二件，藍玻璃饒盃二件，綠玻璃磨花磬口盃二件，綠玻璃五

寸盤二件，琥珀玻璃五寸盤二件，紅玻璃麥斗一件。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

○（圖版壹）

就勅書原件觀之，其可討論者略述如次：

（一）勅書紙地：長三一五公分，高五五公分。按，勅書長度，據我經驗所得，凡在二百公分上下者，其龍邊大抵都是木刻印刷的，故多模糊不清，茲暹羅勅書，長度由於長至三一五公分，其於木刻印刷似乎不適用，因此其龍邊乃特用毛筆繪畫的，看來極其清晰勻淨，參圖版可以知之。我想，可能當初誥勅房有專用畫工，專管畫勅之事，與朝鮮專用畫工畫印，正同一情形。

（二）勅內所書賞賜暹羅的緞疋之屬，凡一百二十疋，其瓷器之屬凡一百二十三件。檢清史稿暹羅傳，關於乾隆二十二年及三十一年兩次記事，參合觀之，前者所錄，只共十疋，而後者則為一百二十一件。據此，可見檔案的價值，無論事之大小，其於校正書冊之錯誤是很有用的。除此，還有瓷器許許多多的名稱，以性質言之，也是重要的，即在今之研究清代瓷器的學人，看到勅書的圖版，當可為參考之用。

（三）勅內賞賜的物品，關於賞賜時的情形以及受賞者之若干禮節，亦當為讀者所欲知，茲據明清史料甲編葉六七八將涉及朝鮮事例（暹羅、安南、琉球等國同）錄其一則，以為例證：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三日，禮部咨呈內閣文：禮部為頒賞事……照得朝鮮國王李焞，差陪臣議政府右議政南九萬……等，為冬至、正朝、萬壽聖節、年貢，恭進禮物前來……應照定例賞賜。其賞賜之物，於該部移取，在午門前賞給，照定例筵宴二次令回可也。等因。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日題，本月初三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其賞賜之物，於二月初九日，在午門前擺設高桌之上，未賞之先，令行三跪九叩頭禮，逐一唱名，跪，賞畢，仍令行三跪九叩頭禮。相應知會，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咨呈內閣，煩為請照施行，須至咨呈者。右咨呈內閣。

（四）清史稿暹羅傳，在乾隆三十一年條記繳還頒賜物有云：「三十一年，暹羅入貢，賜與前同（指二十二年）。頃之，兩廣總督李侍堯奏，暹羅為花肚番所破，繳還原頒賜物。花肚番即緬甸也」。按：所謂「繳還原頒賜物」，其實不僅「賜物」而已，

即如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勅書，也正是其時一同「繳還」的。所幸有此一繳還，否則我們今日那裏還能去欣賞呢？此「繳還」情形，在清代的「與國」中，也僅只得這一次而已。最奇的，莫如此一勅書，在十五萬斤爛字紙中（檔案的總重量），居然被發見，貢獻於世人之前以共賞，說來也正是奇蹟啊。

(a)勅書內關於「暹羅國王森烈拍照廣勅馬噶陸坤司由提雅普埃」一問題，經吾人細想之下，也很值得研究的。當民國四十八年十月，作者嘗撰有「記清代的暹羅國表文」，凡四萬五千字，另圖版二十四張，載史語所集刊第三十本。本文發表之後，頗為世人所關心：(一)五十一年三月三日，倫敦大學東方研究院講師魏至之（英文譯名）氏，參觀明清檔案時，首以暹羅國表文為問。(二)五十二年七月三十日，英文中國郵報宋執漢氏來函有謂：「敝報泰國讀者華僑李君，擬購尊著記清代暹羅的國書一本，不知能於何處購得，請賜示知」。以上所述，只舉例而已，不必多說，總之，暹羅的表文，其為中外讀者注意之處，當係一事實。

不過，像拙著「記清代的暹羅國表文」，當初所錄，原只以檔案資料為第一，易言之，也正是始自乾隆元年的，乾隆以前，因檔案中未查出暹羅的表文，所以捨而不論。今者因讀乾隆三十一年的勅諭，而且勅內又特以「暹羅國王森烈拍照廣勅馬噶陸坤司由提雅普埃」為言，這由歷史的淵源觀之，是最富意義的。比如這位國王罷，其在「詔裔」（據清史稿。又暹羅的沐人，嘗自稱與唐時雲南的南詔為一事，故有詔裔二字之稱）的王朝究竟算是第幾代，考之清史稿暹羅傳並無明白的記述，只康熙十二年有過一次「冊封暹羅」之事（實際通貢還在順治九年），自此迄于乾隆三十一年國王亡于緬甸之亂，凡百餘年（包括通貢之年在內），中間未有第二次冊封的記錄，（乾隆三十二年以後是偽鄭氏王朝，姑不算。）是其世系不明（朝鮮、琉球、安南等國，每一國王繼立之後，必有冊封，故世系紀錄亦最詳明），可見一斑矣。

談到暹羅「詔裔」的世系（鄭氏王朝以前），必須先從其淵源講起，然後始能略悉其梗槩，爰據若干書冊記其大略如下：

(一)暹羅一瞥（楊伊倫斯特著 顧德隆譯 少年史地叢書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二十二年三月印行 上海商務印書館）：

照中國史乘所載，暹羅人是扶南的別種，本名赤土國。最先和我們交通的時候

是在隋朝大業年間。暹羅古時分三國，北曰老撾，南曰羅斛，中曰暹，地方四萬二千哩，人口六百餘萬，後來革命事起，而李羅隆亞自立爲王，稱國號曰羅越。

羅斛王參烈勃羅怡菩堤，併吞暹國，建暹羅斛國，都於猶地亞。二世參烈昭毗牙非常懦弱，王位遂爲伯父參烈多羅所篡。王遣世子昭祿羣膺到中國來求爵，明太祖就於洪武十年封他爲暹羅王。後來堵直波智王即位，用我國翰林謝文彬爲坤岳，國勢大振。這是暹羅國第一朝。

第二朝李羅遜曼王，第三朝李羅察得安王，都沒有什麼特別可記的事……一百年之後，又有一個外國人出來執掌暹羅國權，他是我們中國人，名叫鄭昭，暹羅人稱他爲非亞他克。那時緬甸侵入暹羅，把暹羅擾亂得雞犬不寧，鄭昭就乘機糾合了許多盜賊流氓，把緬甸人趕出國去。他得勝之後，就回到盤谷，自立爲王，這是暹羅第四朝，而京都就此改在盤谷。

(二) 明史暹羅傳

暹羅在占城西南，順風十晝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國，後分爲羅斛、暹二國。……元時，暹常入貢，其後羅斛強，併有暹地，遂稱暹羅斛國。洪武三年，命使臣呂宗俊等齎詔諭其國，四年，其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表與宗俊等偕來，貢馴象、六足龜，及方物。詔賜其王錦綺及使者幣帛有差。……五年……其時王懦而不武，國人推其伯父參烈寶毘邪哩哆囉祿主國事。遣使來告，貢方物。宴賚如制。已而新王遣使來貢謝恩……已，遣使賀明年正旦，貢方物，且獻本國地圖。七年……諭中書及禮部臣曰，古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則每世一朝，所貢方物，表誠敬而已。惟高麗頗知禮樂，故令三年一貢，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淳泥、三佛齊、暹羅斛、真臘諸國，入貢既頻，勞費太甚，今不必復爾，其移牒諸國，俾知之。然而來者不止。其世子蘇門邦王、昭祿羣膺亦遣使，上箋於皇太子，貢方物。命引其使朝東宮，宴賚遣之。八年，再入貢。其舊明臺王世子昭李羅局亦遣使，奉表朝貢。宴賚如王使。十年，昭祿羣膺承其父命來朝。帝喜，令禮部員外郎王恒等齎詔及印賜之，文曰暹羅國王之印……自是其國始稱暹羅……二十一年，貢象

三十，番奴六十。……二十八年，昭祿羣膺遣使朝貢，且告父喪。命中官趙達等往祭，敕世子嗣王位……成祖即位，詔諭其國。永樂元年，賜其王昭祿羣膺哆囉誦刺駝紐鍍金銀印，其王即遣使謝恩。……十四年，王子三賴波羅摩刺箭的賴，遣使告父之喪。命中官郭文往祭，別遣官齎詔封其子爲王，賜以素錦素羅。隨遣使謝恩。……宣德八年，王悉里麻哈賴遣使朝貢。……正統……十一年，王思利波羅麻那惹智刺遣使入貢。景泰四年，命給事中劉洙、行人劉泰，祭其故王波羅摩刺箭的賴，封其嗣子把羅蘭米孫刺爲王。天順……六年，王李刺藍羅者直波智遣使朝貢。成化九年，貢使言天順元年所頒勘合，爲蟲所蝕，乞改給。從之。十七年……先是汀州人謝文彬，以販鹽下海，飄入其國，仕至坤岳，猶天朝學士也。……十八年，遣使朝貢，且告父喪。命給事中林霄、行人姚隆往封其子國隆勃刺略坤息刺尤地爲王。……正德……十年，進金葉表朝貢。館中無識其字者，閣臣梁儲等請選留其使一二人，入館肄習。報可。嘉靖……三十二年，遣使貢白象及方物。……隆慶中，其隣國東蠻牛求婚不得，慙怒，大發兵，攻破其國，王自經，攜其世子及天朝所賜印以歸。次子嗣位，奉表請印。予之。自是爲東蠻牛所制。嗣王勵志復仇，萬曆間，敵兵復至，王整兵奮擊，大破之，殺其子，餘衆宵遁，暹羅由是雄海上，移兵攻破真臘，降其王，從此歲歲用兵，遂霸諸國。六年，遣使入貢。……其後奉貢不替。崇禎十六年猶入貢。

(三) 清史稿暹羅傳

暹羅在雲南之南，緬甸之東，越南之西，南頻海灣。順治九年十二月，暹羅遣使請貢，並換給印敕勘合。允之。自是奉貢不絕。康熙……三年……議准暹羅進貢，正貢船二艘，員役二十名，補貢船一艘，員役六名來京，並允貿易一次。明年十一月，國王遣陪臣等齎金葉表文，文曰：

暹羅國王臣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噶陸坤司由提呀菩埃，誠惶誠恐，稽首謹奏大清國皇帝陛下：伏以新君御世，普照中天，四海隸帡幪，萬方被教化。卑國久荷天恩，傾心葵藿，今特竭誠朝貢，敬差正貢使握坤司咨喇耶邁低禮、副貢使握坤心勾吞瓦替、三貢使握坤司勒博瓦綈、大通事揭帝典，辦事等臣，梯航

渡海，齎上金葉表文方物進獻，用伸拜舞之誠，恪盡遠臣之職。伏冀俯垂天聽，寬宥不恭，微臣不勝瞻天仰聖戰慄屏營之至。謹具表以聞。

御前方物：龍涎香，西洋閃金緞，象牙，胡椒，臘黃，豈寇，沉香，烏木，大楓子，金銀香，蘇木，孔雀，六足龜等。皇后前半之。帝賜國王緞紗羅各六，金緞紗羅各四，王妃各減二。正副使等，賞賚有差。定暹羅朝貢三年一次，貢道由廣東，常貢外，加貢無定額。貢船以三艘爲限，每艘不許逾百人，入京員役二十名，永以爲例。

又記：

康熙十二年，貢使握坤司咨喇耶邁低禮等至，具表請封。四月，冊封暹羅國王，賜誥命及駝紐鍍金銀印，令使臣齎回，誥曰：

來王來享，要荒昭事大之誠，悉主悉臣，國家著柔遠之義。朕纘承鴻緒，期德教暨於遐陬，誕撫多方，使屏翰躋於康乂，彝章具在，渙號宜頒。爾暹羅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噶陸坤司由提呀菩埃，秉志忠誠，服躬禮義，既傾心以向化，乃航海而請封。礪山帶河，克荷維藩之寄，制節謹度，無忘執玉之心。念爾惓忱，朕甚嘉尚，今封爾爲暹羅國王，錫之誥命，爾其益矢忠貞，廣宣聲教，膺茲榮寵，輯乃封圻。於戲，保民社而王，纂休聲於舊服，守共球之職，懋嘉績於侯封。欽哉，無替朕命。

二十三年，王遣正使王大統、副使坤字述列瓦提，齎金葉入貢。帝諭：暹羅進貢員役，有不能乘馬者，官給夫輜，從人給舁夫。先是，貢船抵虎跳門，守臣查驗後，進泊河干，封貯貨物，俟禮部文到，方准貿易。至是，疏請嗣後貢船到廣，具報即准貿易，並請本國採買器用，乞諭地方官給照置辦。允之。……四十七年，貢馴象二，金絲猴二。是年，禮部議准：暹羅貢船壓艙貨物，在廣東貿易，免其徵稅。六十一年，……諭禮部曰：暹羅米甚豐足，若運米赴福建、廣東、甯波三處，各十萬石貿易，有裨地方，免其稅。部臣與暹羅使臣議定，年運三十萬石，逾額米糧與貨物，照例收稅。雍正二年十月，廣東巡撫年希堯，陳暹羅運米併進方物。詔曰：暹羅不憚險遠，進獻穀種果樹及洋鹿獵犬等物，恭順可嘉，壓船貨物，概免徵稅，用獎輸心向化之誠。六年，帝諭：暹羅

商船運來米穀，永遠免稅。（以下從略）

右引三種史料，其第一種「暹羅一瞥」，乃西人所著，華人所譯，於暹羅世系，亦語焉不詳，其云暹羅本名「赤土國」，可能係採自明史？又所云「用我國人謝文彬為坤岳」，亦為明史之言。凡此，則「暹羅一瞥」今者之轉錄，僅備一格而已，可不必深究。現在所擬討論者，乃明史及清史稿二種，試為記述於次：

（甲）明史本傳記暹羅世系，由洪武四年遣使奉表來貢起：（一）參烈昭昆牙（光祿按，其伯父奪位之一記錄，姑不算），（二）昭祿羣膺（洪武二十八年封），（三）三賴波羅摩刺笏的賴（永樂十四年封），（四）把羅蘭米孫刺（景泰四年封），（五）國隆勃刺略坤息刺尤地（成化十八年封）（六）六世的「次子嗣位」（隆慶年封）。以上所記，自洪武四年至隆慶年，暹羅繼統之君凡六世，而這六位君主，其國勢當以第六世為最強，參本傳，有曰：「暹羅由是雄海上，遂霸諸國」。又有云：「萬曆二十年，日本破朝鮮，暹羅請潛師直擣日本」。由上兩則記事，其後者之萬曆二十年，由西元言之，即一五九二年，是時暹羅於中國，為一極端親明的國家，而朝鮮之親明亦與暹羅同，可以說，三國正是一家，乃朝鮮之突遭「倭禍」，在暹羅視之，似乎義難坐視，故欲「潛師直擣日本」以解其危，後來只因大明認為中國援韓力足制倭，毋須暹羅「潛師直擣」而止其出兵之請，然而暹羅之義聲以及其國力之強盛，可謂有光史冊矣。

又，暹羅之親明，參本傳成化十七年條另有一則記云：「先是汀州人謝文彬，以販鹽下海，飄入其國，仕至坤岳，猶天朝學士也」。此謝文彬故事，今史冊所書，僅只一例而已。實際華裔之見重於暹羅，說來是有淵源的，比如暹羅現代史一〇八葉就曾說：「汰人以前相信世界之文明無出乎中國右者」。民國四十六年九月，我曾撰有「華裔與暹羅」一文，即為闡明此一含義，凡一萬四千字，見民主評論第八卷第十八期。茲又更得一現證，證內之「鄭鎮」其人，當為鼎鼎大名的華裔，其視謝文彬，可合作一傳以共垂不朽。現證全文如下：

暹羅國握浮勝丕職鈞祿高望君藍，字奉日本攝子馬國王麾下：船主五官，遇風飄泊大泥被難，逃入暹羅港時，以鄉親來托，報王，蒙王思見貴國素存天地之量，常懷柔遠之心，凡四隣興販者，咸優恤有方。正欲着人往來貿易，結為伯仲之邦，茲逢有人到此，大稱夙心。且此人忠厚，力量能堪重任，可備船送回

，使他得年年來此處經商，永通兩國之好，遵照外，即備船送五官回。今冬幸王念德意，着船復來，連繹不斷，永通和好，一時無可爲貢，聊具黃檀香觀音佛一身，活麝一隻，少伸贊敬，笑納。不勝感激瞻仰之至。萬曆丙午年四月日書。（圖版貳）

此一照片，乃民國五十一年三月澳洲籍魏至之（見前）氏所贈，魏氏的夫人係泰國人，故其對於暹羅史事之研究，特別是金葉表文，甚感興趣，因拙著「記清代的暹羅表文」中，我曾談到於民國二十一年在北平參觀故宮時，曾經看到暹羅國的金葉表文。於是魏氏乘來臺之便，特偕其夫人前往臺中故宮博物院，擬參觀前項的金葉表文，結果所見者只銀葉表文，而且字數不多，其真正的金葉表文並未看到，魏氏認爲可能仍裝在箱中，否則也許仍留在北平而未及運出？由此可以看出外人之注意中國文化無論在古物和文件都是念念不忘的。比如「鄭鎮」文件的照片罷，原是魏氏於經過日本時所搜集而來，今承其特別以僅有的一張轉贈吾人，而他自己只保留了底片，這一厚情，是很十分可感的。

按照片四圍的黑道，當係經過裝裱的，其右方，上端書「暹羅國國書」，下端書「公爵島津忠重氏所藏」。而照片的文字最值得注意的，莫如「萬曆丙午年」五字之起人與感。丙午即萬曆三十四年，是時暹羅於中國在所謂「四方諸國」比較爲最強，以一最強之國，其於遠交日本的文書，乃竟堂堂地奉行大明「萬曆」的年號，則其所有「親明」的熱誠和自然，即此更可想見了。又按，年月上所用印章一顆，曰「鄭鎮之關防印」，此「鄭鎮」二字，是否爲人名，抑或「鎮」字是官名（有如某某地鎮守之類），姑置而不論，要之，鄭氏爲華裔而又代表暹羅朝廷以與日本通情往來則係事實也。以鄭氏爲例，所以華裔於暹羅，尤其是當明清之際，有許多「不樂從胡」的「義民」，他們大都「因親及親因友及友」選擇了所謂「天南樂國」的暹羅，以爲逃難之所，此在拙著「華裔與暹羅」（見前）曾有詳細的報導，敬請讀者檢查爲幸。

再，暹羅之往來明朝，自洪武四年通貢起，迄崇禎之末，一直是往來不絕，可謂有始有終。有如崇禎九年丙子，朝鮮冬至兼謝恩使金堉（字伯厚清風人）燕京之行，恰巧暹羅使臣亦同時到京，這是值得借此作一報告的，據潛谷先生遺稿卷之十四朝京日錄（編入燕行錄選集上冊葉二〇三至二二九）載：

十一月十四日，呈謝恩、冬至表于儀制司。……暹羅國使臣來，入于東館（光
霽按，此乃東平館之簡稱），一行凡二十四人。……二十六日，曉起詣闕，待開于長
安門。暹羅國使臣亦往，上使頭著金絲帽，狀如僧巾，穿青金線錦衣，次者著
 紅錦帽，紅鹿皮衣，次者著紅冠，長如蕉葉，尖直上指，穿紅衣。衣皆掩膝，
 剪髮，無網巾。從者皆剪髮露頂，髮長二三寸，鬢鬆如蓬，面皆不洗。使以下
 皆步行，天明入門，詣午門前行權停禮，只五拜三叩頭。詣光祿寺宣酒飯。…
 …十二月二十五日，……暹羅使臣四人，通官樊懋己等來見，致禮單而去。…
 ……丁丑（崇禎十年）三月二十日，暹羅人二名，來傳二貢使之書，且送香筒雜
 畫。……四月二十日……暹羅使出去。

右錄史文，記暹羅使臣朝京之行，自崇禎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到東平館，至崇禎十年四
 月二十日「出去」（即離京之意），凡共五月有餘，留京如是之久，可能此次使臣之
 行，正所謂「有事之使」，如請封及告喪之類。另外，明季朝廷，亦值國家多故之秋
 ，如崇禎九年之「丙子虜變」，以及崇禎十年清人之用兵朝鮮，皆是。除此，還有流
 賊之攻城掠地，更是其時一大害，於是乎使明之朝廷，上下憂慮，不遑他務，而暹羅
 使臣回國之遲延，多少當係受了這些影響的。又，考朝鮮每一使臣燕京之行，俱有日
 錄之記述，同於使行之報告，彙而刊之，傳於後世，看來都是極有意義的，如「燕行
選錄集」，等於是一種叢書，足供吾人參考之用。試讀金堉之報導暹羅使行，其性質
 乃是一種新材料，可謂有益之作。我想，假如暹羅使行亦如朝鮮使行之作風，也有甚
 麼「燕行錄」一類的記著，俾刊而行之，以嘉惠後人，在今日中泰兩國的人士讀之，
 也可增加更多親切之感啊。

（乙）談清史稿暹羅傳，須先談明史，然後才能貫通一致。考明史內之冊封暹羅第
 六世君主，乃隆慶中之事。隆慶凡六年，今姑自隆慶六年算起，以迄崇禎十七年明朝
 之亡，凡七十三年，以公曆計之，即一五七二至一六四四年。此七十三年，其第六世
 君主，是否一直做到底，自然是問題？還有明亡之後，清人代興，自乾隆三十二年
 （乾隆三十二年以後是為鄭氏王朝不必計算）上溯至順治元年，由暹羅的「詔裔」王朝言之，
 凡一百二十三年，即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七六七年，此一百二十三年，參清史稿本傳，
 記「冊封暹羅」，僅康熙十二年有過一次，可是先後相繼之君，凡兩位君主，前者曰

「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噶陸坤司由提呀菩埃」。(這位國王請封雖是康熙十二年，但請貢則爲康熙四年)，而後者即勅諭內之「森烈拍照廣勅馬噶陸坤司由提雅普埃」，(《大南實錄前編睿宗卷十一葉五》所記「緬甸攻破暹羅虞瘋王」，瘋王即指這位國王。)最值得注意的，莫如後者之大名，又爲本傳所不載，今幸有勅諭爲現證，使吾人對於暹羅「詔裔」的世系，又可多一瞭解了。以此爲例，我們再算一算關於康熙十二年之請封以及康熙四年之請貢，據本傳，俱關第一位國王之事，可以不論，但康熙四年以前，和順治九年以後所說的「奉貢不絕」，似乎也有些交代不清，特別是不書國王的姓名。再說明史罷，其所記的第六世君主，在位也不會那麼久，乃至七十三年？依我的看法，也許是明史失于詳實，可能第六世之後，還有第七世或第八世，接着清初便當是康熙十二年請封的國王。此一推論，總因明清兩代的暹羅，其在「詔裔」而言，原是一個系統，比如前後國王的大名，特別是明史本傳的第一世，下逮康熙十二年所封的那一位，他們的大名，起頭二字都稱曰「參烈」，這便是一證，不可不注意。

再，關於康熙十二年之「冊封暹羅」，據清史稿本傳：「賜誥命及駝紐鍍金銀印，令使臣賁回」。此由使臣賁回之事，參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一葉十七「外國封使」條，曾記其原因：「康熙十二年，暹羅請封，上以海道寫遠，令以敕印付其使臣帶往，於事理甚便，而亦不失柔遠之體」。同書卷三葉八「三國貢物」條，其記康熙(六年)丁未夏暹羅貢物有云：「是歲暹羅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噶陸坤(疑脫)遣貢使握坤司答喇耶邁低禮，貢六足龜，孔雀，馴象等物」。按，清史稿暹羅傳，不書康熙六年進貢之事。據此，則清史稿漏記之多(如上文所述，連一代的國王亦不載)，此又一實證。再，同書更有二則，因與參考有關，亦併錄於後：

一、六足龜

暹羅國進貢，有六足龜十枚，比至京師，止存其三，其足前二後四，趺趾相連。

余在主客(光霽按，即禮部主客司)時見之。按龜三足曰賁。(卷二十一葉三)

二、暹羅表文

康熙二十三年，暹羅國進表云：啓奏大清國皇帝陛下：伏以聖明垂統，繼天立極，無爲而治，德教孚施萬國，不動而化，風雅澤及諸彝。巍巍莫則，蕩蕩難名，卑國世荷皇恩，久沾德化。微臣繼襲踐祚，身屬遐方，莫能仰瞻天顏，幸遇貢期

，敢効輸款。顯遣正貢使坤亨述列瓦提、二貢使臣坤巴實提瓦抒、三貢使臣坤司吝搭瓦渣、正通事坤思吝塔披彩、辦事文披述塔新禮噶等，梯航渡海，齎捧金葉表文，方物譯書，前至廣省，差官伴送京師，朝貢進獻。代伸拜舞之誠，恪盡臣子之職，恭祝皇圖鞏固，帝壽遐昌。伏冀俯垂鑒納，庶存懷遠之義，微臣瞻天仰聖，不勝屏營之至。（卷四葉十二）

由上二則，其後者表文，頭尾俱略去，即如暹羅國王的大名亦不書，不知記事的條件，最主要的，第一是人名地名，第二是日期，今者既略去國王之名，使吾人研究暹羅「詔裔」的世系，又失去了一個主要的根據，看來是很可惜的。若在朝鮮使臣每一次燕京之行，有所謂「聞見事件」，都是連頭帶尾一齊抄一字不漏，如朝鮮正宗實錄卷十九葉十七所錄的「暹羅國長鄭華漢字表文」，包括進貢物件，都是錄其全文的，像這種抄法，其有裨於吾人今日之研究，可謂獲益不淺。

不過，在史料缺乏情形之下，有了若干文件，說起來多少總是可貴的，例如右錄「暹羅表文」，由清史稿暹羅傳言之，特別是康熙二十三年，只記「是歲入貢」不記表文，現在有了「表文」的資料，其於清史稿，可以說，也正是有補的。又，表文措辭，我尚有一點意見，為討論如次：

表文云：「卑國世荷皇恩」。又有云：「微臣繼襲踐祚」。由此二語，可分析言之，曰「世荷」，曰「繼襲」，「世」字和「繼」字，都有含義的，因為這兩個字起碼是包括上一代的國王在內，那，也就是說，當係「父王」去世之後而由「嫡子」繼立的解釋。這種曲折，我們不妨即以康熙十二年受封的國王作為根據，假如所謂「世荷」和「繼襲」等語，是出於這位國王之口，則在他前一代的「父王」究竟應該算是第幾世，參前文所述，是否第七世或第八世？反之，如是出於乾隆三十一年勅諭內的國王之所云云，似乎也不像，何況又是一位「瘋王」（見前），享國也不會那麼長久，蓋自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三十一年，凡八十二年，即公元一六八四至一七六六年。凡此問題，都是由於王士禎氏當初的疏忽，抄錄表文不完全，而略去暹羅國王的大名，才致令人看了不免有些模糊的。可是王氏另有一記事，即前面所引：「康熙十二年，暹羅請封，上以海道遙遠，令以敕印付其臣帶往，於事理甚便，而亦不失柔遠之體」。據此，可知康熙十二年之「冊封暹羅」，只因不專遣重臣往封，而但以誥命等件，

付與進貢使臣順道賚回而已。此由封典言之，其於暹羅國不但不能聳動遠近，就實際觀之，且更有些埋沒了。所以自此之後，關於「詔裔」國王之相承，都自由自主爲之，不再向清國請封，只「禮文往來」仍照舊例行，當然，清國於「詔裔」也更無第二次冊封之事。凡此，則清史稿暹羅傳有關「詔裔」的世系，自然也就不能明白了。這一點，是爲王士禎氏啓示之功，不可不記也。

附 記

民國五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泰籍華裔「熊掌」（祖籍廣東梅縣）先生來訪。他訪問的動機，乃是由於看到我在前面所說的那篇「記清代的暹羅國表文」，因爲這位熊先生對於暹羅國史料，也是特別注意搜集的。茲爲答覆熊先生起見，謹將「燕行錄選集」（西元一九六二年韓國成均館大學影印）所載若干有關暹羅國史料，姑借此附記於後，以當貢獻。即在前述「記清代暹羅國表文」言之，也正可作爲拾遺補闕之用。

（一）李基憲燕行錄（嘉慶六年辛酉）

暹羅使臣亦三人，在下班。見其所謂朝服，則斑紋綬無袖長袍，其冠則銅造半尺，塗以泥金，其形如牛角，削髮而無辮。身材短小，眼深而顴，言語啁啾，而不解文字。問其在私處，則衣冠帶履，皆從清制，故自此製給一襲，而朝會祇迎之時，始用本國衣冠云。

追見暹羅國員役名單，則正貢使呷雅騷滑粒巡段呵叭喇昭突、三貢使廊勃車哪鼻門卑突、四貢使坤第區呱遮，辦事通事二名，從人十五名，伴送官韶州府知府章銓、撫標右營遊擊張汝鰲也。有正貢使三四貢使，而第二闕焉，聞使本有四人，而其一人道死云，可怪。其貢物清單，則曰恭進御前方物：龍涎香一觔，沈香二觔，檀香一百觔，白膠香一百觔，降真香三百觔，金剛鑽七兩，上冰片一觔，中冰片二觔，樟腦一百觔，萆撥一百觔，大楓子三百觔，白荳蔻三百觔，藤黃三百觔，桂皮一百觔，甘蜜皮一百觔，翠鳥皮六百張，孔雀尾十屏，象牙十二枚，重三百觔，犀角六個，西洋毯二領，西洋紅布十疋，烏木三百觔，蘇木三千觔。恭進中宮方物：龍涎香八兩，沈香一觔，檀香五十觔，白膠香五十觔，降真香一百五十觔，金剛鑽三兩，上冰片八兩，中冰片一觔，樟腦五

十觔，萆撥五十觔，大楓子一百五十觔，白荳蔻一百五十觔，藤黃一百五十觔，桂皮一百五十觔，甘蜜皮五十觔，翠鳥皮三百張，孔雀尾五屏，象牙六枚，重一百五十觔，犀角三個，西洋毯一領，西洋紅布五疋，烏木一百五十觔，蘇木一千五百觔。其貢路則緬甸交境，水路八千餘里，始到廣東，又由旱路七千餘里達燕京，其國王名鄭華云。（下冊葉七七〇至七七一）

（二）徐長輔薊山紀程（嘉慶八年癸亥）

暹羅本二國名，暹乃漢赤眉遺種，元時合爲一國，在占城極南，浮海八千餘里，至廣東下陸，自廣東至北京七千餘里。五年一朝貢，衣服槩同清人，使臣四人，而衣色紫黑，繡以金花，頭岸獨角金冠，長可一尺，其端尖殺如錐，人皆剃頭光光，而體矮貌薄類僧徒。蓋國在江南，冬亦不寒，皆著單衣，無皮綿之裝，國中所用文字，皆類梵貝。所貢之物，皇帝前龍涎香一斤，沉香二斤，白檀香一百斤，白膠香一百斤，降真香三百斤，金剛鑽七兩，上冰片一斤，中冰片二斤，樟腦一百斤，大楓子三百斤，荳蔻三百斤，萆撥一百斤，桂皮一百斤，甘蜜皮一百斤，翠鳥皮六百張，孔雀尾十屏，象牙十二枝，犀角六個，西洋毯二床，西洋紅布十疋，烏木三百斤，蘇木三千觔。皇后前，方物諸種並同，而觔兩皆減其半。其稱皇后曰皇宮。而皇帝前，亦有番字金葉表文一道，漢字表文一道，表文亭一座。賞賜國王錦八疋，織錦緞八疋，紗十二疋，緞十八疋，羅十八疋。王妃則無錦，而其餘視國王半減。使臣四人，羅緞各三疋，緞各八疋，羅各五疋，綃各五疋，紬各二疋，布各一疋。上通事二名，緞各五疋，羅各五疋，綃各五疋。從人十九名，綃各三疋，布各八疋。伴送官二員，彭緞袍料各一件。一統志曰：暹羅俗尚侵掠，氣候不正，其婦人志量出男子上，國中每有計議，刑法輕重，錢穀出入皆決之。又有人云：暹羅男子年四十以上，若怒而形于色，則國人擯而不齒，故攻苦忍耐，卒遇不平，凝然若愚人。（上冊葉八一八）

圖版壹之一

南得誠開遠貢使至雅第就時清寺來貢方物入貢深可優嘉今特賜王文綺珍玩器等物王其祇承嘉幸甚望心悅以副朕眷銀
 貴進羅國王禮物
 上用羅緞四疋
 補緞四疋
 絲紗四疋
 補紗四疋
 羅緞六疋
 羅緞六疋
 紗十二疋
 官用銀八疋
 羅十疋
 貴進羅國王妃禮物
 上用羅緞三疋
 補緞二疋
 塔緞二疋
 補紗二疋
 羅緞六疋
 羅緞四疋
 羅六疋
 如貴進羅國王禮物
 蟒緞一疋
 蟒綢一疋
 片金一疋
 閃緞一疋
 錦緞二疋
 大卷八絲緞四疋
 磁磁印大小碟四件
 青花執壺一對
 均袖盤喜耳瓶一對
 青花八卦雲龍碗十件
 藍地紫羅龍碗十件
 青花靈芝茶鍾十件
 五彩八吉祥鍾二件
 霽青五寸盤四件
 五彩泰紋壽字五寸碟一件
 磁磁印堂二件
 均袖胆龍一對
 青花四足壺一對
 青花小腹管瓶一對
 霽青報口碗十二件
 霽青茶碗十件
 五彩茶鍾四件
 霽紅五寸盤十件
 五彩奇枝椿桃四寸碟五件
 青花白地肥蓮三寸碟十件

計開

貴進羅國王禮物

上用羅緞四疋

補緞四疋

絲紗四疋

補紗四疋

羅緞六疋

羅緞六疋

紗十二疋

官用銀八疋

羅十疋

貴進羅國王妃禮物

上用羅緞三疋

補緞二疋

塔緞二疋

補紗二疋

羅緞六疋

羅緞四疋

羅六疋

如貴進羅國王禮物

蟒緞一疋

蟒綢一疋

片金一疋

閃緞一疋

錦緞二疋

大卷八絲緞四疋

磁磁印大小碟四件

青花執壺一對

均袖盤喜耳瓶一對

青花八卦雲龍碗十件

藍地紫羅龍碗十件

青花靈芝茶鍾十件

五彩八吉祥鍾二件

霽青五寸盤四件

五彩泰紋壽字五寸碟一件

磁磁印堂二件

均袖胆龍一對

青花四足壺一對

青花小腹管瓶一對

霽青報口碗十二件

霽青茶碗十件

五彩茶鍾四件

霽紅五寸盤十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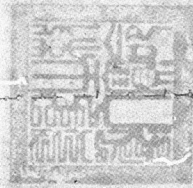
五彩奇枝椿桃四寸碟五件

青花白地肥蓮三寸碟十件

圖版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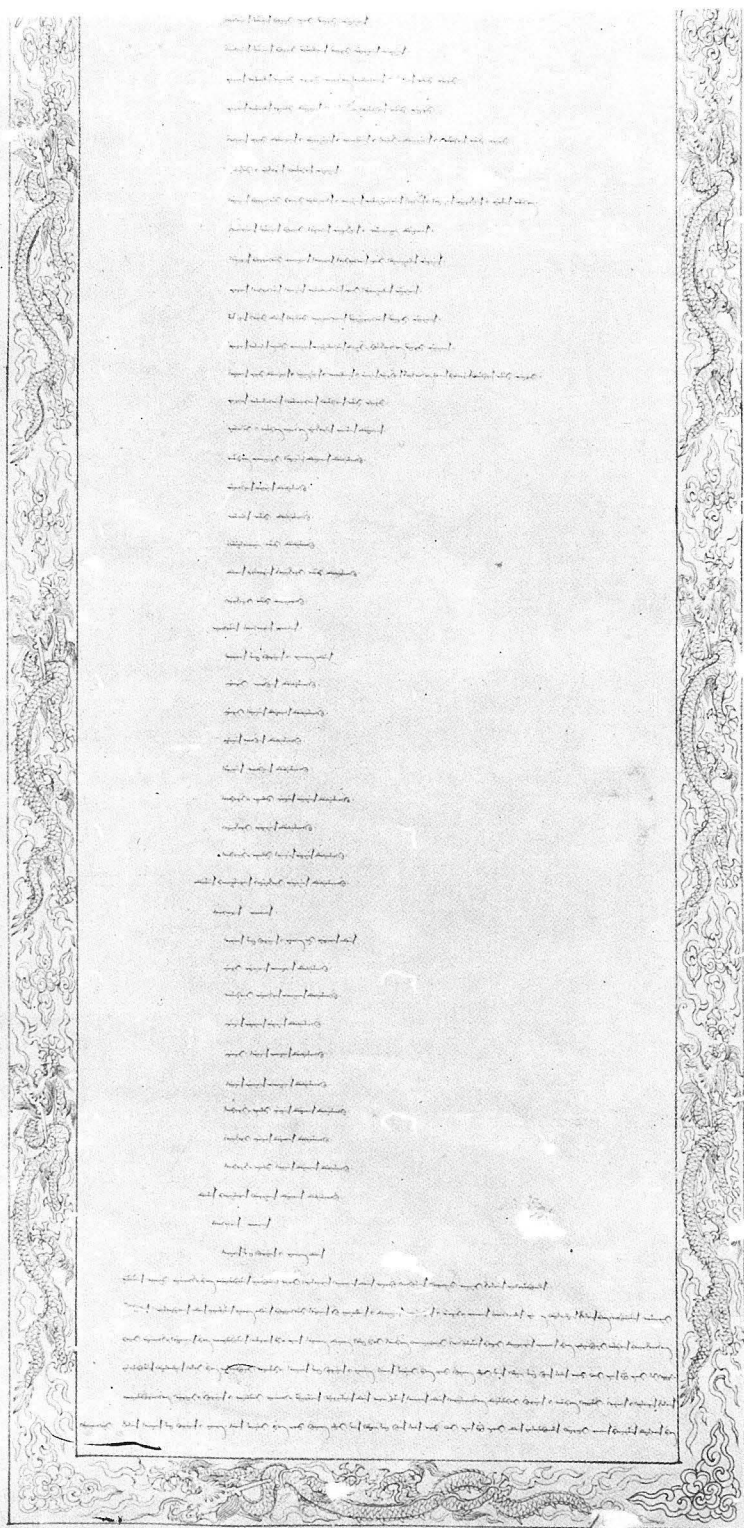
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藍青尊一對
 青玉松梅雙鳳雙孔花牌一件
 紅白瑪瑙佛手雙孔花牌一件
 石盃硯二方
 赤玻璃裁二件
 黃玻璃塔口碗二件
 藍玻璃碗二件
 綠玻璃唐花塔口盃二件
 綠玻璃五寸盤二件
 琥珀玻璃五寸盤二件
 紅玻璃參斗一件



Handwritten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transcription or commentary on the items listed abov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line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in seal script or highly stylized curs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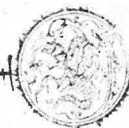
圖版壹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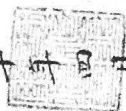
貳版圖

暹邏國怪浮勝王我鈞祿高望君藍字奉

日本攝子馬國王摩船王五官遇風飄泊大泥被難逃入暹
 邏港時以鄉親來托報王蒙王恩見貴國素存天地之量常
 懷柔遠之心比四隣興販者咸優恤有方正欲着人往來實
 易結為伯仲之和茲逢有人到此大稱風心且其人忠厚力量
 能堪重任可僱船送回使他得年年來此廣經商永通兩
 國之好遵照外即僱船送五官回今冬幸念王德意着船
 復來連繹不斷永通和好一時無可為貢聊具黃檀香觀音
 佛一身活磨一隻火伸
 贊敬笑納不勝感激瞻仰之至



萬曆丙午年四月



日書